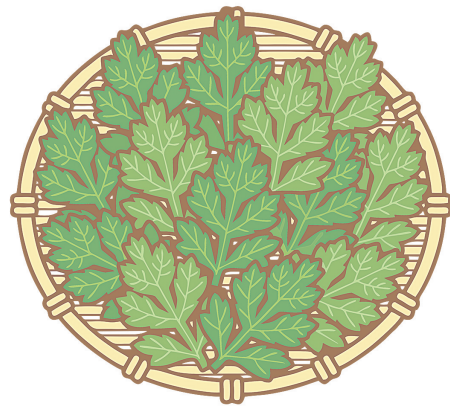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家走笔

周大新

那一缕艾香



在我的老家河南南阳间，艾是一种随处可见的草。我小的时候，村子里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，村边的河沟两侧，地头田埂上，都长着这种草。

春天它们刚长出嫩芽时，母亲常会掐一些回来，在滚水里一焯，拌上油、盐，让我们兄妹当菜吃。到端午节时，艾长高了，母亲用镰刀割下一些，捆成束，挂在正屋的门前。我问她这是干什么用的，她说能避邪。母亲取下艾束让我闻，我闻到了一股近乎香的怪味。她肃穆地说：“邪物们闻到这股味道，就不敢进咱家门了。”因为村边都是水塘和庄稼，所以每年七月，蚊子开始滋生并日渐猖狂。它们在屋子里和院子里肆意飞舞，找机会就朝你身上咬一口。逢了这时，母亲会将长得更高的艾割一些下来，晒干扎成束，在晚饭后点燃，让其烟雾四处弥漫。蚊子们立马飞走，逃避不及的，会被熏晕甚至熏死，落在地上。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关门便可安睡。到了秋后，长得很高的艾会全被割断主干，放倒晒干，作为烧锅的柴草来用。

我们家那时养有几只羊。有一年冬天，一只母羊要生小羊了，“咩咩”地叫个不停。母亲把母羊由羊圈抱到草棚里，让我去抱一些晒干的艾来。我把艾抱过来时，看见母亲正在为母羊接生。我对小羊的降生过程很感兴趣，但看见有血出来，又吓得赶紧跑到了门外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见母亲叫我把手伸到艾点上。我进去一看，惊喜地发现两只小羊已经躺在母羊旁边的麦草上了。母亲一边收拾给羊接生的用具一边催我点燃艾。母亲说：“点燃艾对母羊和小羊好！”我问：“究竟有啥好处？”她一边给小羊擦拭身子一边说：“好让母羊小羊不容易得病。”我当时想，可能是母羊和小羊怕冷，用这个法子可以为它们取暖，不容易感冒。后来又觉得未必如此，若只是为了取暖，完全可以用别的柴草。于是猜想：艾点燃后

产生的烟雾或许会有杀菌消毒的作用。

尽管艾有这么多种用途，但我对它一直没有什么感情。秋天母亲要我去割艾时，我总是很不乐意，因为割艾不是轻松的活儿。艾不仅长得高，接近芝麻秆的高度，而且主干很是粗壮，不用力是无法割断的。那时我身上的力气还不是很足，况且我闻不惯艾那股怪味。干这种活儿于我是一种受罪的事，所以我总是能躲则躲。长大后离开了乡村，我更是把艾忘到了脑后。

多年过去了，我竟然在京城的大街上与艾重逢。那日，我看到一家养生馆，门口的广告上写着：“如果你想长寿，先去掉身上的湿气！”这让我生了进店的兴致——我几次看中医，医生把完脉后总说我湿气重。进了店门询问有何方法去湿，店员答：“艾灸。”说着，他拿出长短不一的艾条，说点燃艾条放到身体的一些穴位上灸，就会逐渐去掉身上的湿气。我接过艾条，闻到了少年时熟悉的味道。得知这艾条正是用乡间的艾制成的，我很是感慨，我老家房前屋后那些不起眼的艾原来还有这功用！

还有一次，一位老家的朋友来京，给我带了两条铺床的褥子。我不解：“京城还能买到褥子？干吗费力地由老家带来？”他笑着说：“京城恐怕还真买不到，不信你闻闻！”他把褥子递到我的鼻子前，一股熟悉的味道涌来：“这不是艾的味道吗？”他笑笑：“正是。这褥子里装的，就是艾绒。这种褥子铺在床上，一则可让人整夜闻到艾香，二则艾绒有利于安睡和恢复体力。”我将信将疑地把这褥子铺到床上，不知是真有实际效果还是出于心理作用，我的睡眠质量的确有所改善。至于艾绒散发出的味道，我在整夜的接触中渐渐习惯，后来也觉得那确实是一种香了。

有位朋友知道我爱在家中放些小摆件，他便在京时带了一个大纸箱。他拿剪刀剪去纸箱上的胶带，抱出一个圆形的物件，扯去物件上的包

裹纸，我才看清是一个黑色的类似盘子的东西。当那盘子斜放在一个支架上，我方才明白它是一件工艺品。我问朋友是用什么做的，朋友把那件工艺品捧到我鼻子前：“你闻闻！”我一闻，说：“这不是艾的味道吗？”他说：“对！把粉碎后的艾叶加上黏合剂用机器一压，就成了一件艺术品。”那个圆艾饼上还凸印着一艘帆船和“一帆风顺”四个字，很是精美。我把它摆在客厅里，每当有朋友来做客时，都夸这个摆件有创意，既带来美感，还能让人长久地闻到艾香。

前不久回到故乡，我和十几个年轻作家到一家制作艾产品的企业参观，我大开了眼界。一进院子，便见一个堆得方方正正的大艾垛，我估摸有几十吨的样子。我们被告知，这些艾都是从河南、陕西、湖北等地收购来的上等艾草，是加工制作艾产品的原料。进到车间，只见几台机器在隆隆转动，长短粗细不一的艾条正被机器“吐”出来，工人们把艾条包装后入箱。在企业的产品展销室里，艾产品琳琅满目：足浴包、艾脐散、清湿贴、艾条、艾灸毯、艾灸盒、带温控的艾灸贴、熏香驱蚊艾草条、电加热艾灸热敷垫、电加热艾草帽、艾草颈椎贴、艾草枕、艾草蒸汽眼罩、艾草精油……我很吃惊，我从来没有想到，艾竟能制成这么多产品，艾竟可以形成一个产业！我在心里感叹：“你这个不起眼的艾，竟能闹出这么大的响动，我过去真是小看你！”

在缕缕艾香的环绕中，我不禁想到，对我们身边那些不起眼的人和物，最好不要随便低估，谁知道他们日后会有多么惊人的变化发展！②13
(原载于2024年11月27日《光明日报》，作者系原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)

心灵感悟

张彬

各美其美

初春旅行去了趟西欧，刚刚又从澳大利亚、新西兰旅行归来。见识过西方独特的历史、文化和艺术景观，目睹过澳、新大小岛国的自然风光，我的心似乎更大了，想要迈出的脚步朝向也更远了。

回望退休后旅行的脚步，由国内到东南亚，到西方文明的发祥地，再到南太平洋岛国，发现热爱旅行的人群越来越多，出国门旅行的队伍越来越大，一路同行过的旅伴一个个比我出手阔绰。还发现，一年中出外旅行的频次，与钱多钱少无关，只与个人喜好相关。相比而言，收入低的、不讲究的、乐于表达的幸福指数更高，快乐燃点更低。

我爱旅游，发现出游即有千般好。我关注身边不爱旅游的人，发现他们也有他们各自的千般好。

我有一表哥，攀他一起去旅游，怎么说都说不到他心坎上，远近都不去，只爱品茗和酒局。若说组局去喝两杯，从不推辞。表哥大我一轮，从领导岗位退休已有14年，至今酒局不断，酒量不减，体魄依旧风采，高谈不减当年。我倘若举杯共饮，照样轻松把我碰醉。

我一好朋友，只爱过弄孙绕膝的生活。任你再说旅游的好，他只一句：“孙儿孙女天天要见我，不是往怀里扑，就是抱腿不让离开，我哪敢离家走

远。”朋友说话的时候，眼里透着喜悦的光亮，脸上弥漫着幸福的笑容，那种妥妥的自得和满足感，十分美好。

我一老领导，两个儿子，公干的公干，高管的高管，孙儿、孙女都在上小学，如此美满家庭，正好可以颐养天年。可他偏要重燃第二春，他重拾丢掉的专业，回老家承租下了一片坡荒地，说要栽培出既好看又好吃的花果园。还别说，十年耕耘，老领导的那块坡荒地，早已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花果观赏地，果实采摘园。

自在的退休生活还有很多：喜欢摄影的，越玩越大，玩起了无人机摄影，全国各地到处跑，去参加不同类别的业余摄影比赛，记录下大美中国的点点滴滴；喜欢骑行的，无论是自行车骑行队，摩托车骑行队，或是自驾越野车探险队等，一色的靓装，酷似一道流动的风景；喜欢歌舞健身的，唱起喜欢的歌，跳起好看的舞，打起健身的拳，一个个、一队队、一群群老变小的人们，活跃在周边适合他们的体育场馆、健身公园、歌舞广场等，点缀着美丽的城市和乡村。

人上一百各有所爱，那各美其美的背后，我看到的是老有所依老有所好，看到的是都温馨皆从容，看到的是盛世中国铺展出的一袭大红色。②13

三言二拍

张良军

从“收到”说开去

现代人玩手机没有不玩微信的，玩微信多有微信群、工作群，甚至不止一个。有工作群，就不会没有任务，就不得不回复“收到”。

“收到”一词，最早是在香港的电影中，看到警察办案，对讲机里传来指令，警官大都用“收到”结尾，表示“自己明白，已经接收到了对方的意思，请放心，我会按你的意思去办”，颇似清朝文武官员马蹄袖一抖，左手右手分别一捋袖子，“啪啪”声响，然后腰一弯，单膝跪地，大声道“喳”。更像古代的武将接到命令，戏台上那一声长嘶“得令——”。

但要说神形兼备，还得是秦汉时期。秦汉



时期流行唱喏。“喏”是表示敬意的词，“唱喏”即两手四指并拢，两手相叠，手心向内，平端于眼前，弯腰至30°，其声喏喏，其袖飘飘，临风玉立。

但中国人词汇丰富之极。“唱喏”之外，又有“肥喏”。所谓“肥喏”就是大喏，表示格外恭敬。“肥喏”时，打躬的幅度大，回的声音也大，弯腰要超过90°，头都要碰到地了，两手并拢，高过额头上方，同时大声拖长腔道“喏——”。

《水浒传》中出现“肥喏”的有两次：一次是鲁智深一见宋江即唱了个大喏，足见宋江名声之盛；二是西门庆初见潘金莲，还是被竹竿打了头，不怒反敬，“唱了个肥喏”，即双手平端向前一拜，颇似现代人初见面的“你好”，只不过他神态滑稽，睛乱转，腰酸软，腔长颤，“你——好——啊——”敬不上敬，倒有点调戏的意味浓，恭敬的意思轻，因为，不需要嘛！

回到微信。工作群中，除了一顶满篇“收到”之外，更多的还有一种“大拇指”点赞。点赞原指上级对下级工作的赞美和表扬，就像一年级小朋友被老师表扬“棒棒，你真棒”时，即伸出一只大拇指。小朋友课堂上互相也赞：“棒，你真棒！”然后“啪”的一声，整整齐齐坐好，本不带色彩，本没有味道。

但满群尽是“黄拇指”，敷衍领导，固然显得心齐，但领导不傻，满群的复制粘贴是真心赞扬

吗？就像夸赞一个新生儿，一个人说白，另一个人会夸眼睛咕噜噜乱转，机灵，第三个会夸耳朵大有福气。如果人人皆夸白，那，那是真白。

再者，“痒要自己抓，好要别人夸。”痒处自知最准，弄人来找，不管是围棋找法还是方位疗法，都不如自己上手，一抓即准。所以让别人真心实意夸，才是真好，弄一群敷衍之人群内自嗨，就颇让人有种皇帝新衣的感觉。待到小孩一声猛喝，才恍然自己赤身裸体，也有些尴尬。

更有甚者，有单位规定，领导发的图片场景，都必须点赞，还专门安排人统计，谁点赞了谁没有点赞，这就不是阿谀，而是谄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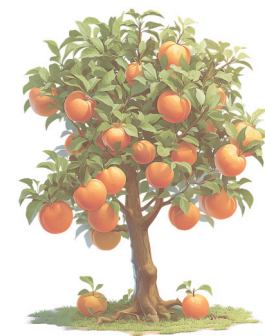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想起一篇文章说，2015年1月，江西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离任，有上千群众自发送别。拎鸡蛋，喝米酒，排长队，难舍难离。离任者洒泪不舍，挽留者哭哭咽咽，颇令人感叹，强似封建官员的万民伞。后来纪委查出是其本人的自导自演，戏精而已，就好像打哈欠时突然嘴里飞进了一只苍蝇，除了干呕，还是干呕。

收到不一定做到，做到不一定做好，形式主义日渐被人诟病的，就是把有用的、宝贵的精力去换取无用的东西。今天喜闻上级命令微信群一解散，那些搔首弄姿的摆拍公号，放屁留痕的图片暂时没了市场，本来腰疼，喝一杯药酒治疗，一入喉，觉得还行，喝了两杯，爽！②13

草木有声

杨浩然

柿子熟了



花、牡丹、百合、月季花儿，还栽了桃树、杏树、梨树、苹果树。因为母亲特别喜欢吃柿子，还特意种了一棵柿子树。

这棵柿子树似乎很理解我的心意，头年栽上，第二年就挂了两个果，品种还好得很，在树上就能长熟，而且一点儿都不涩，红红的像两个小灯笼。我把母亲接到我新建的小院儿里，让老人家亲手摘下了那两个熟透了的柿子。深秋的午后，阳光暖暖的，我和母亲品尝着那款甜滋滋的柿子，温馨幸福的暖流充满心头。

后来，柿子树越长越大，结的果也越来越多。每年柿子熟了的时候，就会把母亲接过来在这个小院里小住一段儿。

秋去冬来，天气变冷了。受冷空气的影响，母亲的老毛病气管炎又复发了！我把母亲接到县城里，安排在县医院里治疗。县医院条件不错，室内暖和的，半个月后，恢复得不错，母亲怕花钱，执意要出院回老家。

出院回到老家，当时赶上全国防疫放开，不少人都阳了。老母亲毕竟是八十二岁高龄的人，也不幸感染，虽极力抢救三天三夜，仍医治无效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刚刚战胜过气管炎的母亲会走，以为尽孝还来日方长，以为陪伴也会来日方长。

如今柿子又熟了。想着以前每年此时，坐在柿子树下，老母亲，都会把我给我的柿子一瓣两半，一半给我。我摘下一个，一瓣两半，一半放在嘴边慢慢品尝，眼泪就猝不及防流了下来。②13

高山仰止

徐文

寥言伤忆症弦

大约是2003年的春天吧，症弦先生回乡座谈，有了足可珍视的一面之缘，先生有诗性的温雅，也颇有一种亲和力，境界高的人大抵都是这样，让人交接起来感觉很舒服。

后来我在省文学院进修，在《莽原》杂志增刊上以头条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《失语的河流》，其中写到了症弦先生，因为我父亲和他于1948年11月一起被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挟挟带走，他们都是高中生，症弦先生去了台湾，我父亲留在了上海，在那里上大学并工作了8年后返回南阳。

我刚才想表达的是因其诗人人格魅力所产生的亲近感，这说的是和父辈有特殊共同经历的亲近感，其中渊源有自，于个体而言，当然是永世不会忘却的。

评选的“台湾当代十大诗人”中，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，其中最喜欢症弦先生的诗作。灵动，多重意象，诗行里处处是智性的闪光。细细考量分析起来，从他的精神资源可以看出，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古典文化风神的圆融贯通，是尝试在两者之间搭建桥梁，缔结纽带，而又不着痕迹，在开拓新的诗路，这种实验性探索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其次是喜欢余光中、周梦蝶。余光中明快，辽阔，柔肠百转间不乏古典之美；周梦蝶先生的诗则冷寂、蕴藉、宁静、孤绝。

其他如洛夫的诗意象跌宕，有着超现实主义的炫惑，商禽富于象征，包括纪弦、郑愁予的诗，有的也很清通，尚可读下去，有的却相对会产生隔膜感，也许这和我个人的赋性、气质、学养积累及生存环境，乃至精神指向，不是特别契

合，这也似乎是颇无奈的事，阅读和被阅读者的关系有时也很微妙，近乎由天不由人，全看缘法。

仅此寥寥数言吧，作为追思先生的一点微末感想。中国传统有“米”寿、“茶”寿的说法，“何止于米，相期以茶”，症公92岁高龄，早已超越了“米”寿，很多芸芸众生可望而不可即。在回忆录里，先生自谦，说世界上最大的悲剧，其实是没有完成自己，商禽完成了自己，周梦蝶完成了自己，其实在这里可以完全负责地说，症弦先生的人生是圆满具足的，是丰盈的，也是让很多人感念在心的，他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自己。

症公，一路走好，相信先生的作品，会插上灵性的翅羽，永为流传！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！②13

悼念叶嘉莹先生

刘佳培

几度辞乡类转蓬，百年犹作护花红。
闻君驾鹤留诗去，徒望高秋泪洒空。②13